

28703

基本館

#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

## 的醜惡面貌



湖北人民出版社

5519  
1872

573.5798  
3718

28703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  
的醜惡面貌



F42333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  
的醜惡面貌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書號：282·787×1092紙書體·4 $\frac{1}{2}$ 印張·102,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5,031—22,000 定價：三角

## 出版者的說明

爲了幫助讀者進一步認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及其醜惡面貌，提高革命警惕，激發革命熱情，在黨領導下，把胡風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堅決肅清，我們特收集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二十餘篇，編印了這本小冊子，以供讀者參考。

在編印成冊時，限於時間，未能事先一一向作者徵求同意；同時對於胡風分子醜惡面貌的揭露，報刊上正在繼續深入進行，許多文章這裏未及一一選輯。這些情況，尚請作者和讀者鑒諒。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七月

## 目 錄

- 從胡風對地主家庭的態度看他一貫的反革命立場……………  
……………‘湖北日報’記者(1)
- 揭露胡風在‘左聯’時期的反革命活動……………馮雪峯(9)
- 我所看見的胡風的嘴臉……………宋之的(12)
- 阿壩的嘴臉……………方 紀(16)
- 混充‘詩人’的老牌美蔣特務——綠原……………(29)
- 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兩面手法……………吳 軍(33)
- 胡風分子劉雪葦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41)
- 胡風分子彭柏山在上海的一些罪惡活動……………黎家健(47)
- 蘆甸的反革命行徑……………張學新 陳 因(59)
- 胡風分子魯藜在安東散佈的反動言論……………徐 力(67)
- 揭露曾卓對於武漢市工人文藝活動的罪惡陰謀……………劉緒貽(70)
-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謝澗的罪行……………雲 光(82)
- 剝去反革命分子方然的偽裝……………亦 成(88)
- 揭露胡風分子——呂焚……………邢福崇 袁世碩(95)
- 胡風集團骨幹分子張中曉的醜惡嘴臉……………徐楚弟等(98)
- 揭露胡風分子張禹(王思翔)的反革命罪行……………朱子程等(101)
- 控訴胡風和胡風分子歐陽莊對我的誣蔑和毒害……………李士海(105)
- 胡風分子牛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搞了些什麼……………漆 聖(108)
- 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賈植芳的醜惡面目……………習 平(113)
- 揭露胡風分子羅飛(抗行)的罪行……………姚 斌等(118)
- 胡風分子莊湧在我們學校裏的罪惡活動……………  
……………上海市第二女中語文教研組(122)
- 胡風分子華田的反革命罪行……………崔景泰 陳 壽(125)

胡風分子耿庸毒害青年的罪惡活動 .....申屠麗生等(130)

揭發在廣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朱谷懷的

罪惡活動 .....虞澤甫 凌彥賓等(136)

## 從胡風對地主家庭的態度看他一貫 的反革命立場

‘湖北日報’記者

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叫張光瑩。他的家庭是個反革命的地主家庭，住在湖北省蘄春縣第二區邵壩鄉和下石潭鄉（解放前的地名是善堤壩區大徑橋鄉）。胡風兄弟四房，共有田一百五十多畝，其中三十多畝僱長工耕種，一百二十五畝出租，年收租課穀二百五十多石。

最近，由於工作的方便，我在蘄春縣碰到許多熟知胡風家庭情況的人。當我把胡風家庭的真實情況和胡風對他的家庭及其成員的歌頌、讚美、同情、支持、包庇的事實對照以後，我更明白了，原來胡風從來就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反對農民解放的。我對他家庭情況知道得越多，我越無法抑制自己對這個人民敵人的憤怒。

胡風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逆流的日子’的首頁和‘後記’中，稱頌他的大哥張名山是具有‘愛、勞動、自我犧牲、仰慕善良行為的德性’的人，又說‘……我底大哥……舊社會給了他怎樣大的痛苦，他憑着舊社會給他的一些超人的德性怎樣地忍受了以至克服了那些大的痛苦’。當一九四七年張名山被人殺死以後，胡風急忙給武漢各偽報紙寫稿為他大哥‘申冤’，說張名山‘其人寒苦出身，……為人急公好義，在鄉民中甚得衆望’（錄

自胡風當時爲偽報紙所寫稿件的底稿)。胡風用了幾乎一切最美好的字眼來歌頌了他的大哥，還說‘我不能寫出’他的‘超人的德性’來。

究竟胡風爲甚麼‘不能寫出’他大哥的那種‘超人的德性’來呢？

原來這個胡風稱之爲‘在鄉民中甚得衆望’的張名山，是個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當地農民叫他是‘五毒’，‘恒豐堤內一霸’。一個曾經挨過張名山毒打的農民，邵壩鄉五十二歲的貧農畢海元談到張名山的爲人時說：‘他家(指張名山家)有錢有勢，仗勢欺人。張名山心毒嘴狠，能說會道，打官司數他第一。平時對農民和審民是惡言大語，開口就罵，動手就打。’一九四〇年，畢海元在荒地上做了一棟簡陋的小屋，張名山硬說這地是他家的，強索地租，還要辦酒請他。畢海元雖然出了每年五塊銀洋的地租，但是沒有辦酒，結果做起來了的房子被張名山打垮兩次，本人也被毒打，畢海元不得不忍氣吞聲辦酒了事。貧農張伯勝因一時還不清張名山的債，全家賴以維持生活的漁船就被強搶了去。在張名山家做活的長工是只能多做，不能多吃，做活要勤，吃飯要快。對佃戶，租課穀是絲厘分毫不能少，還要送課鵝課蛋、糯穀良米。張名山在五十多歲的時候還仗勢姦污了一個貧農的妻子，後來並據爲己有。這些材料當然遠不足以說明胡風大哥的那種‘超人的德性’，只不過是二三事例而已。

再讓我們看看胡風所吹噓的他的大哥是怎樣憑着‘勞動’和‘自我犧牲’從‘寒苦’中出身，並使得整個的胡風的家庭‘發達’起來的吧！‘民國’初年，青年的張名山，憑着他那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和一顆勢利逢迎的心，巴結上了本族豪紳地主張伯楷家，當時就成了他家極得信任的狗腿幫兇。張名山忠實而兇惡



地幫張伯楷家收租，許多收來的租穀就放在他家，張名山就將這些租穀以高利挪借給周圍農民和窯民；他又無利或低利從張伯楷家借來糧食和錢轉借給農戶和窯民，進行高利盤剝。當時胡風家中就已實際成了‘二地主’和‘二債主’。這是胡風家庭得以‘發達’的第一批資本，當然不是甚麼從‘勞動’中來的。

胡風家庭有了這批資本，以後就開起窯貨行來了。恒豐堤內，湖多田窄，當地人民很多是以燒窯做陶器為生，胡風家逐漸地壟斷了當地的窯貨銷售，控制了窯民的生活命脈。蘄州、武穴、龍坪、興國、瑞昌等地來此辦窯貨的許多客家，都只能在他家訂貨。他家從客家那裏，預先收了全部貨款，然後一點一滴地以各種殘酷的方式高利借貸給窯民。胡風家按照淡季價格，將一窯陶器全部預先包下，但並不付款，只是允許窯民借貸，窯民在生產過程中要吃飯，就不得不在他家借糧，一石穀按兩石穀折價，聽漲不聽跌，在窯貸款中扣除。窯民還需要燒窯的木柴和油鹽等生產、生活必需品，這就不得不又向他家借錢，月利百分之十二，利上翻利，‘驢子打滾’，不論窯民何時交貨償債，他家總是要在每年臘月底結帳，剝削驚人。每窯必須按照規定的時候如數交清，遲了或者是陶器燒壞了，窯民賠償‘損失’不算，還要挨打，說是失了他家的‘信用’。這樣，那裏上、中、下三窯九十多戶窯民，將近三百人就實際成了胡風家的奴隸。窯民們窮得被稱為‘窯花子’。窯民們的實際收入不敷血汗成本，難維持一家老小生活，每到年終歲末還不得不到胡風家去借年飯米。而胡風家中却門庭若市，進的進出的出，還的還借的借。

這就是胡風家庭的主要的‘生財之道’，是一條血腥剝削的道路。胡風家庭的‘發達’，主要‘得力’於他的大哥張名山，難怪胡風那樣地稱頌他的大哥了。當地農民聽說胡風把張名山叫

做具有‘超人的德性’的人，他們十分氣憤地說：‘鬼話！超人的剝削倒算得一個。’這不是很明顯了麼，胡風完全站在同農民敵對的立場。

胡風的家庭喝飽了農民的血汗，迅速‘發達’起來了，甚至超過了他家原來所依靠的豪紳地主張伯楷家，自命為張姓的‘族長’，霸佔本族的公田，強管本族的公湖。據張姓農民談，本族公共漁湖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以上落在胡風家庭中了，誰也不敢說一聲不是。

胡風家庭‘發達’的初期，曾經開過油麵、豆腐、米酒等作坊。這大概就是胡風所說的‘小手藝商人’（見胡風：‘光榮讚’）了。我們也來看看他家是怎樣一個‘小手藝商人’吧！油麵、豆腐、米酒等都是賒給審民的，高價折錢，又按低價折成審貨，審民用審貨來償還。他家曾經做過米粿和麵粿出賣，不管審民吃不吃得起和需不需要，每個做審的人每天必須買五個，他家記下帳來，下年算盤一響，帳由他算，審貨又去了許多。胡風的家庭對農民和審民的剝削可以說是無孔不入了。

胡風同他的惡霸地主大哥張名山是有着最親密的關係的。他在‘逆流的日子’的首頁中說：‘我底大哥’是‘第一個把深沉的摯愛、理解、信任給了我，使我有力量依着自己的所信生活了過來的人。’

在那本書的‘後記’中又說：‘我不能寫出他對我抱着怎樣深的摯愛，爲我付出了怎樣大的犧牲。’胡風在家庭中過了好多年十足的富農、地主家庭的生活，深深地接受了他大哥張名山的‘愛’。胡風的父親張濟發是不主張胡風出外讀書‘做事業’的，要他在家裏‘守業’；而張名山却極力主張胡風出外讀書。他勸胡風說：‘谷兒（胡風的小名），聽我的話沒有錯，出外去讀書，我們這種人家光有錢沒有勢不行。’胡風在外讀書所用的

錢，就是他大哥從農民和審民身上殘酷剝削得來的血汗錢，甚至胡風在日本幹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的時候，張名山還遠涉江湖到武穴爲他匯錢，一次就是一百多塊銀洋。所以胡風是那樣言語不能形容地愛他的大哥了，他大哥給他找出了一條‘依着自己的所信生活了過來’的道路。果然，胡風沒有辜負他大哥的一番‘摯愛’，沒有違背他大哥的惡霸地主的‘德性’和‘教育’，他二十多年來投身反革命的隊伍中，做着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事業’。直到今天，他還沒有忘記他大哥的遺言，在黨和人民揭穿了他的‘鬼畫皮’以後，他還要‘爲了事業，爲了更遠大的未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胡風！不要癡心妄想了，人民不會容許你那樣安然自在的‘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好來絞殺革命事業。人民要堅決徹底地粉碎你這個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集團。

一九四七年二月間，胡風的大哥張名山因爲強佔屬於靳（春）廣（濟）兩縣六個區盛產魚類的公湖‘閘門擋’，同本鄉方姓宗族發生糾紛，被殺死。消息傳到上海，這就不能不使胡風大爲‘悲慟’，甚至按照胡風自己的說法，他‘所感到的悲慟甚至不是“悲慟”兩個字所能够表示的’。雖然張名山是死於地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械鬥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方姓地主惡霸作爲調動農民的口號是‘殺張名山報仇’，‘挾張名山打的人去報仇’。因爲有不少方姓農民是張名山家的奴隸——佃戶和審民，他們都曾受到張名山的殘酷的剝削和毒打，農民和審民之所以爲方姓地主惡霸利用，捲入宗派鬥爭，也反映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的矛盾和仇恨。胡風從地主階級的立場出發，竟把參加這次械鬥的農民也統統污蔑爲‘惡棍’（見胡風：“逆流的日子”後記）和‘暴徒’（見胡風於一九四七年給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的信）。

胡風甚至不顧事實地撒謊說：‘惡棍們……一刀取去了大哥底生命，殺死以後把流着血的尸首拖走，拖了一兩里路，經周圍的村民苦苦哀求才丟下走掉，尸首抬回以後，圍觀的千人以上，無不流淚叫天不已。’這是徹頭徹尾的鬼話，是爲了頌揚他那個惡霸地主大哥而編造出來的。據親眼目睹這一事件的農民說，當時張名山尸首被拖走的時候有沒有人‘苦苦哀求’呢？有，只有三個人：張名山的大小兩個老婆和他的三孀娘，他們確實苦苦哀求了，並且跪下來哀求了。也有圍觀的人，但是很少。我碰到許多當時在鄉的農民，他們說：就把周圍的農民都叫去，也沒有一千人。農民張正光、張克生只隔出事地點里把路沒有去看，農民費銀寶隔兩里路沒有去看。就是去看了的人絕大部分也都抱着慶幸的心情，根本不是‘無不流淚叫天不已’。張名山被殺後許多農民說：‘少了一個大害’，一些老人也說：‘張名山作孽太多，死得應該。’胡風的立場是甚麼？現在的中共邵壩鄉支部書記余冬生說得十分對：‘胡風所愛的，正是我們所恨的。’胡風‘對於敵、友、我的愛愛仇仇的態度’的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張名山被殺死以後，胡風一面寫信給他的姪兒教他如何打官司；一面自己在上海多方奔走，到處找後台；又雪片一樣地拍電報或寫信到武漢，要武漢幾家偽報紙刊登‘斬春一大血案’的消息，並要那些報紙發社論，以動員社會輿論。他並且一而再地給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方覺慧寫信，要他‘支持’，‘主持主義’。殺張名山的方姓宗族，原是方覺慧的本族，然而方覺慧竟答應了胡風的要求，方覺慧把正線避在他那裏的幾個姓方的械鬥的主使人交出來了，後來並判了刑。這裏我們不難看出，胡風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匪首方覺慧有多麼深厚親密的關係。

張名山的棺材至今沒有掩埋。胡風曾慨然承諾由他負責來

葬，大概是準備盛葬一番，好親自把他那本‘逆流的日子’‘呈獻給他（張名山），當作插在他底靈位前面的一束野花或一把松枝’（‘逆流的日子’後記），作為對死亡了的反革命階級和政權的一次哀傷的祭祀吧！胡風用他那本骯髒的書來紀念他那骯髒的大哥，倒也恰如其份。

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五二年春，靳春縣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改革土地制度的鬥爭。這就更激起了胡風對黨和人民的深仇大恨，也引起了對他那個即將死亡的地主階級家庭的‘悲慟’。他給現在人民政府工作的，他年青時候的一位同學寫信，聲色俱厲地質問說，你們現在當‘官’了，為甚麼對我家裏不講‘政策’。

誰不講政策呢？胡風。因為他仇視黨和人民，他也仇視全國人民擁護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政策，這個政策根本動搖了他的階級利益。

一九五二年春，靳春縣下石潭鄉正在開展土地改革復查運動。胡風指使他的地主二舅張名梯到農會去‘申請’，說自己（張名梯）是一向勤勞，種田起家，未曾剝削過人，要農會重新審查階級成份。張名梯是怎樣一個人呢？是一個自家不勞動，僱長工，出租土地，放高利貸的十足的地主，是一個被當地農民稱之為‘細心細肝，面善心毒’的狡猾的地主。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胡風給他的四弟張學仁寫的信中，把農民根據國家的政策對地主的合理合法的清算叫做和他家‘為難’。胡風的信給張學仁壯了胆，這個當過偽聯保主任，殺死過農民，強姦過無數婦女，霸佔過人妻的反革命分子竟敢公開抗拒農會的清算，把農民對他的經濟清算叫做向他‘討米’。

胡風一刻也沒有忘記過對他那地主家庭的愛和關切，在土地改革以後，胡風還數次給他地主家庭寄錢寄衣服去。一九五

二年二月五日，胡風的妻子梅志用上海‘解放日報’的便箋寫信給他家裏說：‘……今天爲你們寄出一包舊衣，……衣服是舊的，不過在這種時候，也能勉強穿穿吧。’胡風抱着對‘這種時候’的強烈的仇恨和對地主階級的‘仁愛的胸懷’，在一九五二年，他那個正被人民管制着的地主二哥張名梯的六十歲生日時，專門買了幾件新衣寄去，大紅的條子上寫着：‘以這幾件新衣爲二哥祝壽’。

胡風和以他爲首的反革命集團的罪惡事實已經被大量揭發了，全國人民認清了他們是自己的死敵，農民們也開始認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是農民的死敵。靳春縣邵壠、下石潭兩鄉的農民，過去由於胡風家庭爲他無恥地吹噓，也曾把胡風當成一個‘革命作家’，‘進步人士’；現在他們看清了胡風的真實面目，我所碰到的每一個人都要我轉達他們憤怒的要求：徹底查清胡風和他那個反革命集團的一切罪惡事實，並依法嚴懲！

（原載‘湖北日報’，‘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

六月二十日轉載，轉載時略作修改和刪節）

## 揭露胡風在‘左聯’時期的反革命活動

馮雪峰

……胡風混進革命陣營裏面來，是在一九三三年左右，那時他參加了‘左聯’（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我也在上海，但我並沒有看出他的虛偽來。後來我離開了上海，於一九三六年夏初回上海工作，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胡風顯然已經在從事革命文藝內部的分裂活動了。主要的是，當時的上海是在白色恐怖之下，魯迅先生同羣衆和地下共產黨員的接觸是十分困難的，胡風利用了這種困難條件和我們工作上的一些缺點，在魯迅先生面前進行了挑撥離間活動。他首先是想破壞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其次是挑撥魯迅先生和黨員作家——如當時在上海的周揚同志和夏衍同志等之間的關係，企圖把魯迅先生從同我們黨的親密關係中拉開，成爲他的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當然，胡風的企圖沒有能夠如願以償，因爲魯迅先生和我們黨之間的鞏固關係，是任何反動分子的挑撥離間都破壞不了的；但胡風的惡劣行爲也起了一些作用，引起了當時文藝界的一些糾紛，帶來了工作上的一些損失，而且使當時在病中的魯迅先生的心情曾經有一度不愉快。當我到上海時，正是魯迅先生心情很不愉快的時候，我當時覺得他的不愉快是和革命文藝界內部的一些糾紛有關的。但最使魯迅先生不快的，是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反革命漢奸托派分子寫信和寄刊物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當即猛烈地給托派以公開的打擊了。可是在這之間，魯迅先生告訴過我，說革命文藝界中曾經有人因爲他沒有

加入‘文藝家協會’（‘左聯’自動解散後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新成立的進步作家團體），就企圖污衊他是托派，而這是胡風告訴他的。魯迅先生當時心中不快，顯然也和這種事情有關係；但我當時只把這種情況和托派陰謀污辱魯迅先生的事實向黨作了彙報，却沒有去追究魯迅先生所聽到的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更不會懷疑到胡風把這種事情告訴魯迅先生有甚麼用意。但今天回想起來，我實在不能不懷疑這種惡毒的謠言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看現在所揭露出來的胡風的陰謀的伎倆，至少可以斷定，胡風是在進行挑撥離間。這種手段既傷害魯迅先生的心情，同時又顯然是政治性的破壞行爲。回想起來，我是覺得毛骨悚然的。

……實際上，魯迅先生在逝世前也是曾經對胡風有過懷疑的，許廣平先生後來曾經對別人說過，也對我說過，魯迅先生曾經以懷疑的態度對她談到了胡風，說：‘真摸不透胡風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到這裏來，總是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說到個人，據後來許廣平先生告訴我：胡風也曾經在魯迅先生面前誹謗過我；可見胡風不僅要離間魯迅先生和周揚、夏衍等同志之間的關係，也想離間魯迅先生和我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黨員，我們和魯迅先生的接近，首先是建築在黨和魯迅先生的關係的基礎之上的。

但我在當時並沒有懷疑和警覺，完全被騙了。後來在抗戰後期的重慶，以及抗戰勝利後在上海，都並沒有警覺到他竟是一個戴着假面的反黨反人民的陰謀分子。當然，我也一天比一天的感覺到他的狂妄和極端個人主義的種種表現，有時覺得他簡直像一個惡霸；同時我也感覺到他的思想感情中有極陰暗的一面，好像革命日益臨近全國的勝利對他反而不利似的。但我只以為這是他個人主義思想的表現和沒落階級的意識在他那裏的



反映罷了，始終認為他在政治上總是跟着我們走的，而錯誤的思想和意識以及文藝理論上的錯誤的觀點，在政治的前提和同志們的批評之下將會得到改正。但我完全想錯了，這說明我的政治警覺性很差，鬥爭性非常不強，簡直是麻木了；現在完全清楚：胡風堅持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是以他的反黨反人民的政治立場為前提的，他有時流露出來的沒落階級的心理（如他後來在‘時間開始了’那醜惡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也和他心中的不可告人的黑暗思想相一致的。……

（這是馮雲峯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原載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這裏是一九五五年第十二號‘文藝報’轉載時會略加刪節的文字。題目係我們所加）